

湘江头条

闲观八方雨 卧听四面风

——历史尘烟里的安化风雨桥

曹辉 杜立

午梦长,无事小神仙

益阳安化,麻溪河畔,落日斜处,立着座桥。
桥的造型别致,披着四角飞檐,远观似一截被神长了的城门楼子悬在流水之上。红灯笼挂在桥栏外,像极了夕阳。
带着屋顶的桥,少见,却不突兀,应了清代安化籍书法家黄自元在《间架结构九十二法》中所谈的第一法:“天覆者,凡画皆冒于其下。”

8月,我们刚在洞市村采访时经历了一场骤雨,可能是古老村落的雨点附着了一种悠远的历史气息,在驱车返回安化县城的路上碰见这座古桥,一行人都生出了吊古寻幽的念旧情怀来。

领队者的思绪顺着茶马古道飞到了城外,谈起一部原南斯拉夫老电影《桥》,当时在国内上映时万人空巷,临近尾声的台词他至今记忆犹新:“多么可惜,它是座好桥。”

“中国被称为桥的国度!”他感叹,如果电影里的桥梁工程师能来到安化县就好了。

梅山文化传承人李翔告诉我们,这种带着屋檐的木质桥梁名唤风雨廊桥,可过水路,可挡风雨,既是万里茶道上重要的文明符号,也是解读古梅山地区独特地域文化的活化石。

此刻,揜了风月的麻溪委身于廊桥之下,流水潺潺,提醒着凭吊怀古的人们天时而已晚,明日趁早。



安化县江南镇锡潭村麻溪河上的永锡桥。该桥是安化县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木构风雨廊桥。

资料照片

流水鸣,不改旧时声

天刚亮,我们就直奔风雨桥。
全国现存有据可查的风雨桥有751座,其中湖南有67座,而安化就占了33座,数量之多全国罕见。
这33座桥藏于山野溪涧深处,远离车马喧嚣,细数四季轮回,淡看五湖羁旅,铅华洗尽,珠玑不御。
安化江南镇锡潭村,大熊猫山下,麻溪水韵悠悠。水上的永锡桥,是安化境内风雨廊桥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
流水冲刷着下游的鱼鳞坝,涓涓作声,如奏丝竹。岸边有座水车磨坊,在河水的鼓动下缓缓开口,吱吱扭扭地唱着安化山歌。

别看此刻的麻溪文静无害,风雨催动时会秉性大变。
7月1日,暴雨突袭江南镇,12小时,330毫米,麻溪河犹如被惹恼的巨蟒,吐着信子,呲着獠牙,暴怒地奔泻不已。
安化县水利局兵分四路,奔赴各乡镇严阵以待。
飞鸟躲进山林,乡民门户紧闭,岸边的枯枝败叶被裹挟进洪流里,河上已历百年风雨的廊桥不禁让人揪心。
安化县文物部门调拨精锐力量,与当地气象、水利等部门及时互通有无,24小时护卫廊桥。
安化县网信办主任李永红告诉我们,汛期来临前,县里就对33座风雨廊桥定期开展巡查,建立台账、立行立改,并且提前申请了修护资金,对桥梁进行了大量修缮。
未雨绸缪之下,我们得以端详这座百年老桥。
站在河畔望去,永锡桥两台三墩四跨,长83米、高12.8米、宽3.7米,桥廊为悬臂挑梁木结构梁架。
我们在桥边与81岁的陶意明相遇,他每天起床有两件事,泡好茶,扫好地。
陶意明生在桥边,长在河畔,守桥人的差事是从自己奶奶手中接过的。

寻阶而上,被路损的青苔石板告诉我们,它历尽沧桑。步入廊下,坚实稳固的悬臂木梁在骄傲地宣告它依旧可靠。
桥墩上有数盏黑茶,待我们饮尽,守桥人缓缓开口,讲述桥的故事。
安华盛产黑茶,加之境内溪流密布,水运便利,排帮撑着竹筏,茶叶顺水而下,经资江运往洞庭湖,再转运湖北沙市,经襄阳、老河口至涇阳、晋阳、祁县,然后销往西北边陲。鼎盛时期,麻溪河上有着上百支载货竹排,绵延数里,形成了安化茶马古道上特有的“船舱马背式”景观。
但溪潭亦多险阻,麻溪一遇春夏涨水,激流混着乱石暗礁,楫舟河上难以平安抵达对岸。

光绪二年(1876),渡船翻沉,死于水下不下十人,进京赶考的陈五芝放弃追逐功名,发动乡邻,议定修桥。
锡潭湾附近各大姓氏、商行、会所纷纷响应义举,筹得14693.4千文,平均每个捐名捐款6.9千文,按当时购买力折合大米约500斤,这是当时两亩良田在风调雨顺下的产量。
先民根据时令变化而伐木、砌碑、架桥、建订,工程诸环节循序渐进,从伐下的第一根木料,到刊好的最后一块石碑,前后历时6年。

桥身通体卯榫嵌合,找不出一颗铁钉,巍然屹立百余年,足见先人智慧。
桥上有顶,贩夫走卒把此地当作简易客棧找尖休息,这座桥护得货物周全、马匹干身。
廊桥是静止的竹筏,竹筏是漂流廊桥,二者共写“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

风雨廊桥刚毅木讷地杵在万里茶道上已过百年,不邀功,不抱怨,洞市先贤贺会淇在地方志中赞其为“中流之砥柱”。它温良恭俭让的品德是由百多年前的工匠赋予的,如今它的缔造者已成云烟过客。



安化县江南镇思贤村思贤溪上的思贤桥。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丰 摄

村民们告诉我们,江南镇上另外一座风雨桥有着“水殿龙舟”的美誉。

我们向北驱车,随着沥青路面逶迤潜行在山岗之间,15公里,不消半小时便到了思贤桥。路上我们发出感慨,茶马古道已成历史,风驰电掣的现代交通工具早已把竹筏与矮马甩在身后。

现如今的安化,广厦千万间,羁旅之客无须在一座廊桥里守望云销雨霁,且把过往功德放在一边。如今的风雨桥,已经成为过往历史和崭新现实的见证者。

树夹炎风路,行人正午稀。思贤桥孑然一身地悬在流水之上,踽踽凉凉的样子让我们感受到悠长岁月深处的萧瑟。此桥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论年纪比永锡桥还要长上百岁,现在已经成了遁入历史烟尘里的老朽吗?

单从外表来看,“水殿龙舟”名不虚传。中国古代建筑中最高等级的屋顶形式——重檐庑殿顶,出现在这座山野廊桥的门头之上。清朝时

期,此类造型只能用于皇家宫殿和纪念孔子的殿堂上,屋脊之上细节颇为丰富,鳌鱼吞脊,夔龙盘绕。
这种不循正统、反叛官制的建造方法,颇有熊楚遗风,这份不羁的浪漫不知现在的人是否还能够感受到。

步入廊内,又是另外一番光景。
思贤桥身长45米,廊屋通高4米,内外通透,桥外火云炎蒸的气流在廊内周转一番,就成了消暑凉风。村民们倚着护栏小憩,有几位干脆横卧在长凳上已经遁入午梦之中,身后的直栏杆把山水裁成画卷。

脊檩之上题有“万古津梁”“岩岩泰山”“利涉大川”“如林如山”等词,是对其结构稳固性与便民功德的赞许。廊中神龛中供奉着杨泗将军,乃是梅山传说中斩杀妖龙的镇水神明。

从抵御风雨到融入山水,遇水架桥是先民征服自然的手段,如今的风雨廊桥守护的是平常百姓的自然心境。

思贤桥虽有“水殿龙舟”之名,但从始至终都不是达官显贵的宫阙。这里不曾走过八抬大轿,有的只是信步

志如磐,踵事而增华

变身成为古迹讲解员。
这座桥梁始建于民国六年(1917),至今已逾百年。长约46.5米,高达10米,宽至3.7米。这座宏伟而充满灵性的桥,在201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桥前的溪畔坡上一棵参天古树,不知年岁几何,褶皱的树皮上布满青苔。桥后有座木屋,挂匾“求是书屋”,是帮扶工作队与马渡村支两委联合打造的公共文化空间,屋址由村里退休老党员何铁钢无偿提供。在外看它,古朴幽致,叩开木门,书屋正厅不循古法,记录着马渡村发展历程的照片组成一座心形墙,墙上写着“我在马渡等你”,是一句现代告白,古今风格相映成趣。

这座桥是村落历史的载体,也是村落振兴的支点,它的一切,张权如数家珍。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张权在这儿还有两位好帮手——同样来自湖南日报社的两位90后记者卢嘉俊、张劲夫,他俩作为主创推出的新湖南客户端栏目《驻村“嘉”把“劲”》广受好评。

张权告诉我们,自省委宣传部、

温吞的矮马;这里摆不下欢欣达旦的酒宴,只供四方行客来此歇脚。此刻的村民们把半晌的劳累寄于桥风之中,化为轻絮,飘散而去。

81岁的黄元娣倚在廊桥里,把草帽当作蒲扇上下摆动,微眯双眼,看不清望向何方。我们问她是否有心事,她回答,莫说心事,一件闲事也没有。再问她上午劳作是否辛苦,她摆摆手,懒得去估量生活的坎坷,只想把心境留给此刻的幸福惬意。

村民们陆续醒来,何先菊挑着擂茶担子走上桥头叫卖。我们每人要上一碗擂茶,边喝边听她讲解思贤桥的历史,浆水带着茶香在舌尖绽放开来,浮在茶上的炒米给齿间带来咀嚼馥郁焦香的快感。

何先菊见我们带着“长枪短炮”记录廊桥的影像资料,给出提示,桥墩三分之二处是最佳位置。这些年不少游客来此拍照打卡,她对最佳取景点位早已烂熟于心。

喝完擂茶,取完景,与午歇的村民挥手作别,奔赴下一座桥。

省文资委联点帮扶安化以来,在“文化振兴引领乡村振兴”这个目标指引下,马渡村以“红色、绿色、古色”文化为主题,突出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交融的资源特色,持续深化以文培元、以文兴业、以文促旅,走出了一条以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近两年,该村先后获得安化县文化振兴引领乡村振兴示范村、益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称号。

马渡村以马渡桥为文化阵地,打造群众共商共治“廊桥议事”新平台,让风雨廊桥成为纠纷评理、村务商议、政策宣讲、民情交流的别样“民意窗口”,让马渡桥在家长里短中继续彰显价值。

临分别时,张权指向身后的马渡桥:“修桥人不在了,还有守桥人。运茶的排帮退隐了,我们接过竹篙,要把乡村振兴的船撑好,一篙一篙,不可松懈。”

一座孤桥遮不住整座梅山的风雨,一条独舟载不满整条麻溪的茶道。风雨桥是历史见证者,也是文化传承者,带着岁月的故事和沉淀,等你来倾听,等你来感受。

9月28日,首届中国黑茶大会在安化举行,这是全行业首次围绕黑茶产业召开的专项大会,汇聚了黑茶产业顶尖专家及业界精英。千年茶马古道,走过历史尘烟里的安化风雨桥,正向着远方延伸,延伸……



安化县东坪镇马渡村马渡桥。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劲夫 摄

湘江观潮



香草美人,湖南精神的不竭源泉

——漫谈由屈原而始的湖南贬谪文化

凡溪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秋风乍起,看洞庭之水浩浩汤汤,想起屈原。

屈原在湖湘大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也因了这片土地的青山碧水和父老乡亲,他的名字和诗作得以永久传唱。屈原在其殉楚的那一刻不过是一个悲愤而孤独的野地遗老,为楚国的贵族所不容,更遭后来问鼎天下的秦朝统治者怨恨。先秦乃至秦汉之际的典籍中,找不到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记载,可屈原的作品却在湖南民间得到保存和流传。直到汉文帝时,另一位“忧谗畏讥,去国怀乡”的名士贾谊谪居于长沙,见闻屈原的作品和传说,感怀己身,一篇《吊屈原赋》落笔传世,屈原之名、《楚辞》之文方得昭见天下。

屈原非湖南人,他生于楚国丹阳秣归。彼时湖南蛮荒一片,若非“忠而被谤”,遭遇贬谪流放,屈原或许不会在湖南留下足迹和诗文。屈原的后半生处于流离与孤苦之中,但却成为了湖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大幸。湖南的文化史上,屈原是因贬谪而落脚湖南的中国众多文化名人中的第一位。若是没有谪居蛮荒之湘的经历,屈原是否会以中国第一个文学名家的身份名垂青史也许要成为一个疑问。

屈原开启了中国诗文“穷而后工”的传统,也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香草美人”的格调与追求。“香草美人”的意象,成为了中国式浪漫主义的发轫,她诞生于穷困之间,成为屈原的精神自喻与人格追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中,“香草美人”是其赖以自足的光亮与慰藉,也是以身作则的不朽创造。屈原对“香草美人”的坚守让他自己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永恒的道德标准,也让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拥有了庄严和自省的底色。屈原的“香草美人”和由他开启的湖南贬谪文化,也自此成为湖南精神的不竭源泉,影响着屈原之后的一代代知识分子。

自秦而始,大一统的民族国家成为中国人心中所向的主流政治形态,在总体稳定的朝代历史中,屈原之后,和平年代的中国士大夫便无需以沉江殉国的形式鉴心明志了。然而贬谪依然屡见不鲜,士大夫仕途的起落浮沉系于帝王一念。湖南长期以来仍属于边远而落后的“荆蛮之地”,众多士大夫于仕途受挫之后谪迁于此,湖湘履历多半意味着他们政治生涯的低谷。但却正因为这些遭际,许多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在落寞孤苦中反而炼就了他们的传世之作,无意间让湖南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福地。

贾谊发掘并传承了屈原的星火;盛唐诗人王昌龄被贬于怀化龙标(今洪江),王昌龄的挚友、大诗人李白感怀友人际遇,写下一篇家喻户晓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生颠沛流离的“诗圣”杜甫于晚年流落湖湘,贫病凄苦中仍吟就雄浑沉郁的名篇《登岳阳楼》;“诗豪”刘禹锡谪居朗州(今湖南常德)达十年之久,其短文名篇《陋室铭》,表达了他于逆境之中“惟吾德馨”的高洁志行;文章大家柳宗元,在政治革新失败后发配永州十年,这十年成为其创作的黄金时期,除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其文集《柳河东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均创作于永州;以及文名虽不及上述名家,但因范仲淹为其著文《岳阳楼记》而千古留名的滕子京,于“谪守巴陵郡”任上“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为湖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诞生于湖湘这片土地的诗文,多有一股奋发或超然的旷达之气。有了这些贬谪而来的文人士大夫,湖南不仅不再是化外之境,反而因其自身的淳朴、刚毅和这些“香草美人”的滋养,形成了颇为稳固且独具特色的地域精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湖湘文化底蕴逐渐成型,经过长久的沉淀和发展,也终于迎来了其大放异彩的时刻,在近现代中国,成为反哺中国文化的一股汹涌浪潮。

如今的湖南,早已和“贬谪”二字无关,但传承下来的于困境中坚守“香草美人”的精神,已深深刻在了湖南的基因之中。今天的湖南飞速发展,远古的蛮荒早已无可见闻,但我们仍能从此片土地上的不少角落窥见屈子的忠实信徒对古典“香草美人”的追忆和景仰。这些“香草美人”们行吟过的地方许多如今都已成为游人如织的繁华之地,或是以新的方式呈现供人们瞻仰或传唱。人们回味一间间陋室幽居,一道道溪流山谷,与古人心神相通,悲戚与共。人一生总有那么一些时期,遭遇命运或大或小的“贬谪”,这样的处境中,各人也需各人的“香草美人”相伴,以自适之心百折不挠,抵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柳暗花明。

自屈原而始的“香草美人”,在世事变迁中不断演绎出新的姿态。任何时代都需要“香草美人”的执着与坚守,也许屈原沉江之时满怀怨念与孤独,但屈原之后的“香草美人”们,便有了先辈的事迹与诗文做伴,于长夜中守护微茫的希望。今天的“香草美人”也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属,她属于每一个心怀善良、自省与勇气的人,以君子之道抵御物欲横流的浮生万象,与屈原和屈原之后的众多先贤并行,在“德馨为香草,身洁即美人”的信念中,让灵魂于漫长的岁月里收获磐石一般的丰满和宁静。